

# 隋唐永濟渠考

嚴耕望

引言

一、永濟渠上游開鑿取線之  
辨證

二、新鄉東北逕衛魏貝德滄等  
州至獨流口之流程

三、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流程

## 引言

隋開運河在中國運河史上居於極重要之地位，蓋其工程南達餘杭，北通涿郡（幽州），西連京、洛，使南北交通暢活，且與兩京取得直接聯繫，故史稱「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也。然唐史顯示，聯繫黃河與江淮之通濟渠所發揮之作用為最大，故前人多所致意，近代中外學人考論者亦數家；而聯繫黃河北通幽燕之永濟渠，則殊少措意。就我所知，近代學人之觸筆此渠者，惟張崑河有隋運河考（禹貢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與岑仲勉先生黃河變遷史有永濟渠一目（頁三〇二至三一）而已，皆非專力於永濟渠作深入之研究者。按永濟渠在唐代交通運輸上之價值誠不若通濟渠之顯著。然此渠不但為聯繫東都洛陽與東北重鎮幽州之直接渠道，且可由滄德航海至平州（今盧龍縣治）與遼東，或亦可由獨流口（今天津市西靜海西北獨流鎮）東北循曹操所開泉州渠及新河故瀆通漕平州。故隋氏用兵遼東，以黎陽（今濬縣東）為漕運中心；唐代前期，為備突厥、契丹，亦積軍資於清河（今清河縣），稱為天下之北庫；蓋皆藉此渠為之轉輸也。是則此渠對於當時東北交通實具有不可輕忽之重大作用。惟安史亂後，河北為藩鎮割據，唐室資糧全恃東南，是以通濟渠之作用益顯；而永濟渠不在唐室威令所及範圍之內，故其作用乃晦而不彰耳。

此篇分為三節。第一節論證渠道上游開鑿之取線。此為本文撰述重點之所在，亦

前賢所未能深入探究者。第二節考新鄉東北至獨流口之渠道所經，可稱爲渠道之中段。此則元和志、寰宇記等唐宋志書所已紀述者，岑書多已綜錄，今惟更加詳悉而已。第三節考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渠道所經，可謂爲渠道之北段。此則宋代志書稍見表露，而爲前賢所未留意者。盡此三節，隋開永濟渠道藉可大明，即隋唐時代河北道南北交通之大動脈仍能歷歷可指也。

文末本附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略。按曹氏所開平虜渠、泉州渠寔東達遼西郡境，謂之新河。即西引泚水（今沙河）滹沱水，東北橫過雍奴藪（今天津寶坻寧河間尚存遺跡曰七里海。）又東經今唐山南境，至樂安亭（今灤縣東南樂亭縣東二里）東南，注入濡水（今灤河）。全部流程約逾千里，實東北漕運之通渠；其東段新河流於海岸之北，蓋以避海上風濤之險。唐初此渠雖已失修，但水盛季節，蓋仍能通航，實可視爲永濟渠向東北申延之一支渠，故並略考之。惟本文已逾此論文集限定之字數，且爲趙先生撰紀念論文者必甚多，不欲此篇份量太多，故此附考已別刊於大陸雜誌（第六十五卷一期），讀者如有興趣，幸並觀之。

### 一、永濟渠上游開鑿取線之辨證

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四年「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他處所見紀事略同。惟通鑑考異引大業雜記云：「三年六月，敕開永濟渠，引汾水入河，於汾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汾爲沁之譌。「渠水」蓋「清水」之形譌。此云「於沁水東北開渠」，最爲詳明。即分沁水爲兩支，主流仍南達于河，開渠分津之支流東合清水，北通涿郡也。

隋書記開永濟渠事，除煬帝紀外，其卷二四食貨志亦云是年「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冊府元龜四九七邦計部河渠二，所記與煬紀一字不異。通鑑一八一隋煬帝大業四年條，惟易「開」爲「穿」耳。雜記作三年六月者，蓋發勅擬議，與正式下詔興工，固當有先後也。

又考異引雜記，加按語云：「按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雜記誤也。」溫公正文作沁水，謂雜記作「汾」誤。蓋「汾」「沁」形近，且古音亦相近，故致譌誤耳。岑先生以爲張崑河說，（黃河變遷史頁三〇七）非也。

至於雜記「開渠合渠水」之「渠水」爲「清水」之譌者，須稍詳說明如下：

按由沁水開渠東北至涿郡，楊氏隋書地理志圖卽以爲引沁入清，張岑兩家亦以爲引沁入衛，皆是也。楊張兩家無說，岑先生則專引明清沁河故道入衛爲證，詳下文。其實明清沁河故道入衛，只可爲隋渠道之輔證，不足以證明隋代永濟渠之果入衛也。

今按衛河上源古曰清水，發源於今獲嘉縣北境之太行山脈中，水經注九清水注及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三（懷州）、五六（衛州）載之甚詳。懷（今沁陽）、衛（今汲縣）之間，北阻太行，南臨黃河，爲一夾長地帶，自西向東流之河道，僅有衛河上源之清水，不見他水，更無渠水之名。水經注記水道極詳盡，此處亦無渠水。且此書撰述只在大業開渠前八十餘年，在此八十年中，亦未必能形成一條頗大之河流。且若果有另一水名渠水者，則必在清水之南或清水之北。若在清水之北者，清水既發源於此地區北境之太行山脈中，隋人分引沁水東行，亦不可能越過清水而合入此渠水。若在清水之南者，中古黃河河牀在今黃河之北頗遠，元和志一六衛州目，黃河「流經汲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寰宇記五六衛州目，同；又云新鄉縣有「延津關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東南過河入滑州大路。」則黃河在新鄉、汲縣南甚近。元和志又云清水在新鄉縣北一里。寰宇記同，又云清水在汲縣北三里。是新鄉汲縣地區，清水與黃河南北距離少僅十里，多亦不過三十六里，可謂極相近，亦不容另有一條頗大之水道與之平行東流也。故可斷言，此「渠水」之「渠」必卽爲「清」之壞字無疑，涉上文「渠」字而誤耳。復考九域志二衛州汲縣有黃河、御河。檢元和志一六衛州汲縣目及寰宇記五六同目，皆不言汲縣有御河。按御河卽永濟渠，非小河，汲縣北逼山區，南距黃河僅十里，故汲縣南北，除清水外皆不容另有一河，是此御河亦卽指清水而言無疑。此亦隋人開渠引入清水之一強證。

是此項工程，一方面濬治沁水下游，南注黃河之一段。一方面於沁水左岸開一渠口，分引沁水東流注入清水以通涿郡。蓋沁水雖本入河，然水濁多沙，湍激之勢踰於黃河，非加功濬治不能大通漕運。而新開渠道工程尤巨，且其下游長達二千里，雖多循舊河道，然亦當有須增濬處，故分引沁水東流之新渠道，尤爲主要工程也。

此項工程之基本史料，俱如上引，隋書記載雖過略，但參以雜記之文，其事甚明。第以沁水本自入河，致讀者易生疑惑，岑仲勉先生曰：「據水經注九，沁水本來是流入黃河的一支，何需乎引？」（見前揭黃河變遷史第九節第二目隋代的間接治河永濟渠條。）可爲代表。按沁水發源於山西境，南流至武涉縣東南入黃河，自漢代迄今兩千年，各書所記無異說，此觀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穀遠縣條並顏師古注及吳卓信漢志補注卷七穀遠縣條所引諸書可知也。然明史八七河渠五，常居敬曰：「沁水多沙，入漕反爲患。」又紀要四九懷慶府武涉縣，「明朝永樂九年，沁河溢，淹沒縣境田廬，詔修決口以禦之。蓋沁河多沙而橫暴也。」又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按沁水至武涉界，與黃會合，其湍激之勢，較黃河益甚，而武涉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嶂最其衝射要害處。」又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萬曆三十三年范守己言，「近者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欒店決岸，奔流入衛。」是沁水既多沙湍激，至稱橫暴，加以沁口承流之黃河復多沈沙，自易淤塞，且有淤塞之史例，則欲大通漕運，自必再事修濬。史稱引沁入河，雖有語病，此乃中古文體，強爲駢儷，以辭害意之過耳。岑書引趙世暹解隋紀此段文字云：「引沁水」應屬上文「開永濟渠」爲一句，「南達于河」二句係全渠通道。按此解於事理雖可通，但文句殊欠順，若爲先秦古典，尚可說；中古文字，則絕少此類型語句。況同書食貨志只云「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更無法如趙氏斷句；而岑先生反以爲然，何耶？

惟此開渠分沁水東北通涿郡之重要渠道，隋書兩處所記皆不詳，故前人研究者張、岑兩家皆置重於此，擬議云引沁入衛，是也。但究其實，雜記已明言之，楊氏隋地理志圖亦據以繪圖。蓋「開渠合清水」，清水卽衛河也。

張崑河隋運河考（禹貢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云：

「沁水至修武境南入黃河，今雖不通衛河，在昔時尚有一流直達衛河。讀史方輿紀要新鄉縣：『沁河在縣西，今涸。一統志：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入獲嘉縣境，下接新鄉縣，又東北接汲縣界，北抵清河。』此道與衛水之道同，當卽爲引沁入衛之道。」



此謂開渠乃引沁入衛。證雖不強，然大要得之。岑先生亦曰「開永濟渠，主要在引沁入衛。」其主要論證，即元明清三朝仍見沁衛時或相通。茲錄其所提最早證據即元代之史證兩條如下：

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世祖中統三年，守敬面陳水利事云：「懷孟沁河雖澆灌，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

同上五一五行志二，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衛輝淫雨，至七月，丹沁二河泛漲，與城西御河通流。」

明代沁河與衛河時通時塞，沁河常泛溢，更必入衛河，此於明史八七河渠五沁河、衛河條言之已詳，岑書已引用不少，且及行水金鑑、水道提綱、清史稿、東華錄，以見清代之情況，文長不復多列。

至於所開渠道上承沁水之渠口與下入清水之水口各在何處，則殊難定。楊氏隋志圖置上口（分引沁水處）於今武陟、懷慶（沁陽）間，約在武陟西四五十里；置下口於獲嘉之北，入清水，合稱永濟渠。而岑氏似主元明清之沁河故道，包括孟姜女河，以為即隋渠遺跡，此本一統志之舊說也。

岑書頁三〇二至三〇七專論永濟渠當是引沁入衛，所引證據主要為明清志書所記沁河故道，雖未明言即隋故跡，然其意可知也。又引香河紀程，「沁河故道俗名孟姜女河。」以為「這條故道也許一部分是大業所開的遺跡。」且於注五二云「大業故迹，似以孟姜女河為近似。」其意尤顯。至於一統志之意見，其衛輝府卷山川目沁河條云：「沁河故道自武陟縣流入獲嘉縣南，又東南經新鄉縣南，又東北經汲縣北入清河。」並加按語云：「沁河支流，自武陟縣紅荆口，經衛輝入衛河，隋大業中開永濟渠，嘗引以通涿郡。」更明白言之矣。

明清志書所謂沁河故道者，自懷慶府武陟縣東北流，經修武縣西南，又經獲嘉縣西南，又東經新鄉縣南，又東北至汲縣北入清水，即衛河。並指為即元人郭守敬所謂沁、丹餘水自武陟北，東引入御河也。然其注入清水處，或云在新鄉西，或云在獲嘉境，或更云修武城西有沁水。又或云武陟分流六十里通衛，或云百里、百二十里，亦大不同。蓋通塞不常，泛濫所行，亦各異道耳。

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云：

「沁河至武陟縣，與黃河合。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元郭守敬言，『沁餘水引至武陟，北流合御河灌田。』此沁入衛之故跡也。」

按郭守敬擬議已詳前引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檢紀要四九衛輝府新鄉縣，「沁河在縣西，今涸。」引明一統志云：「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入獲嘉縣境，下接新鄉縣，又東北接汲縣界，北抵清河。」嘉慶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沁河條：「沁河故道自懷慶府武陟縣流入獲嘉縣南，又東南經新鄉縣南，又東北經汲縣北入清河。」方向稍詳，且指爲隋永濟渠故道。同書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其枝河自武陟縣北，東引入修武縣，經縣西南，又東入衛輝府獲嘉縣界。」此亦卽沁河故道也，云經修武縣西南境。綜此諸條記事，可知其全程所經，與元史所記方向似略合。清一統志云，經新鄉縣南，入汲縣境，是其與清水合口在新鄉之東，而紀要云沁河在新鄉縣西，又云修武縣西有沁河，是不同。復考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景泰四年，劉清請「濬岡頭百二十里以通衛。」王晏亦言「開岡頭置閘，分沁水，使南入黃，北達衛。」又行水金鑑二一引續通考，嘉靖初，胡世寧奏，「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同書五六引小谷口薈，武陟「東北有蓮花池，在沁河東岸，地名木欒店，去衛河百里。」（此兩條皆岑書引。）又紀要四九懷慶府武陟縣蓮花池條，「東去衛河百里。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衛輝府之獲嘉、新鄉俱受其患。」按武陟東北至新鄉不止一百二十里，而明代嘉靖以前沁水通衛故道僅六十里，其入衛水口當在獲嘉以西，劉靖擬議濬開渠道亦只一百二十里，入衛水口亦當在新鄉以西，不在新鄉之東也。且上引史料述沁河故道及沁決受患處，或經修武，或不提修武，似亦有異。或者元明時代，沁衛通塞不常，所謂沁河故道亦不一道也。

至於此故道之上口，卽元明時代分沁東流處，大抵在武陟縣東北沁水弓出處之東岸，地名木欒店，又名蓮花池，（武陟縣東北四里），或云在紅荊口，或在馬曲灣，皆相去不遠。時或決大樊口，則在武陟縣西約三四十里之沁水北岸。

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云：「其支流自武陟紅荊口經衛輝入衛河，……此沁

入衛之故跡也。」下文云「宣德九年，沁水決馬曲灣經獲嘉至新鄉入衛。」嘉靖六年，胡世寧言，沁水自紅荊口分流入衛，近年始塞。萬曆十五年，沁水決武陟東岸蓮花池、金屹嶂，一云決木欒蓮花口而東，新鄉獲嘉盡淹沒。三十三年范守己言，十年前河沙淤塞沁口，沁水不得入河，自木欒店東決岸，奔流入衛，河形直抵衛潞，至今存也。又紀要四九懷慶府修武縣，沁水「在縣西，萬曆中，沁水決于武陟縣東之大樊口，縣首受水患。」是沁水分津入衛，或潰決入衛，大抵自武陟之紅荊口，或云木欒店、蓮花池，或云馬曲灣，或云大樊口。檢紀要四九懷慶府武陟縣蓮花池條，「在縣東北沁河東岸，地名木欒店。其相鄰者，地名金屹嶂，東去衛河百里。」「木欒在沁河北岸，與大樊口相鄰。」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蓮花池條，「武陟縣東北木欒店，亦名蓮花口。」又關隘目，木欒店「在武陟縣東北四里，瀕沁河，邑中市集之最。」是木欒、蓮池之地望可確指；國防研究院中國地圖集河南圖，武陟縣東北尚著此地名。紅荊口當亦在其左近。馬曲灣當在馬曲村左近，村在武陟東，見乾隆懷慶府志四古蹟目。大樊口，上引紀要云在武陟東，而一統志懷慶府卷沁水條引舊志，嘉靖三十五年決武陟縣西北大樊村，是不同。考乾隆懷慶府志六河渠志，趙奠麗修沁河傳村隄碑，增隄四處，起傳村決口，紆折而西曰大樊，曰小東，曰南王。又民國續武陟縣志九沁水條，自沁陽東至武陟，北岸村莊十六個，其第七爲北樊，八爲大樊，則必在縣西北頗遠，當在三十里以上也。

所謂孟姜女河者，由武陟縣直東流經新鄉縣西南，折東北經延津縣北境之故胙城縣（延津北三十五里）境，北達汲縣，亦稱爲沁河故道。按此道當僅爲明清時代最南線之沁河故道，或爲中古黃河故道。絕非隋永濟渠故道也。

行水金鑑一六二引看河紀程，「沁河故道俗名孟姜女河，自武陟縣流經胙境（今延津縣北三十五里），北行與汲相接，在漢隄西，久塞。」（岑書頁三〇五引）。又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除沁河故道外，又有孟姜女河，云「即沁河故道，自新鄉縣西南任旺村白水坡折而東北，由延津界西馬村達汲縣小白古橋入衛河。每年天雨時如此，否則僅有其形。」同書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有舊沁河，在原武縣西北。」蓋即所謂孟姜女河之西段。是此孟姜女河河道由

武陟直東經原武北境，延津北境，折而北至汲縣。檢 ONC 圖 G—9 幅，武陟縣東有一小水由東向西流入沁河。可能即此故道之西段，因為東段不詳，看似由東向西流耳。岑書引行水金鑑，又加按語云，「這條故道也許一部份是大業所開遺跡。」注五二又強調此項意見。按孟姜女河故道，至少東段，顯與前文所述沁河故道，由新鄉東北直達汲縣者之流程不同，故一統志亦分別記之。按延津縣北至衛輝府治所汲縣七十里，胙城故城在延津縣北三十五里，（方向里距皆據一統志）即在汲縣之南亦三十五里。據元和志一六，寰宇記五六、五三，唐代黃河在汲縣南七里，新鄉縣東南三十五里（延津關），獲嘉縣南四十里，則今延津縣北境之胙城故縣境實在隋唐黃河之南，然則此孟姜女河亦稱為沁河故道者，蓋元明時代沁水屢次潰決東流之一故道耳。若果為隋唐之故跡，則至少東段（獲嘉以東）當為隋唐黃河故道，絕非隋分沁水東流之永濟渠故道也。又按紀要四九衛輝府新鄉縣黃河條，「縣境有漢隄。志曰，自獲嘉西南四十里至縣（謂新鄉縣）南，又東北至胙城縣，又北接汲縣，皆有漢隄。」則看河紀程所謂「在漢隄西」者，蓋漢隄為漢代黃河南岸之隄防，隄西故河道正即黃河故道也。

而前述由武陟紅荊口、木欒店分津東北流經修武、獲嘉、新鄉之諸北線沁河故道，其中之一當有為隋代永濟渠故道之可能，然究取何道亦難定。按水經注之沁水、清水兩注，丹水為沁水之東源，由太行山北，向南流出山，逕鄆城（今博愛縣西北）西，又南分為東西兩支。西支為主流，向南流入沁水。東支為光溝水。光溝東南流又分津為界溝水，界溝東南流又分津為長明溝水，光溝、界溝之主流皆南流亦注入沁水，而長明溝水則東流逕雍城（在州縣故城西北三十五里）南，又東注入吳澤陂，陂水東流入清水，即衛水之上源。且長明溝水於州縣故城（即唐武德縣，在沁水南岸，西至今沁陽、東至武陟，各約五十里）之北境，亦分津南流為白馬湖，湖水南流為白馬溝水。白馬溝水又南分為兩支：其一南流入沁水；其一東流為蔡溝水，仍東注長明溝水。則北朝末期，清水（即衛水）之最西源頭，實上承丹水在今博愛縣西北地區之分津，其流向略與沁水南北平行，相距不到三十里。在此段平行流程中，且有白馬湖、白馬溝水、蔡溝水為之直接聯繫通津，其聯繫點在今武陟縣西北約五十里之州縣故城北岸白

馬水口，而蔡溝水南距沁水殆不踰十里，其關係可謂至爲密切。（參看頁33地圖）

水經注九沁水注云：

「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東南出山（太行山），逕鄧城西，……京相璠曰，河內山陽（今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西北六十里有鄧城。（據此當在今修武縣西北九十五里，即約今博愛縣西北境。乾隆懷慶府志四古蹟目云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清化鎮，與酈注稍有不合，蓋在鎮北，即今博愛縣北也。）……丹水又南，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光溝水）又南入沁水。沁水又東南流，……逕中都亭南，左會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界溝水）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

是則丹水於鄧城西南地區向東南分津爲光溝水；光溝東南流，分津爲界溝水；界溝東南流，分津爲長明溝水。光溝、界溝主流雖皆仍南歸丹水下游之沁水，但長明溝水則未見下落。復檢同書同卷清水經云，「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今獲嘉縣治）之北黑山，東北過獲嘉縣（今新鄉西南十二里）北。」注云：

「黑山在縣（修武縣，今獲嘉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于修武縣故城（今獲嘉）西北。……魏土地記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西則長明溝水入焉。……水（長明溝水）上承河內野王縣（今沁陽）東北界溝，分枝津爲長明溝，……（長明溝）東逕雍城（故州縣西北三十五里）南，……又東逕射犬城北。……長明溝水東入石澗，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今沁陽武陟間，相去各五十里）北白馬溝，東分謂之蔡溝，東會長明溝水。（長明溝）又東逕修武縣（今獲嘉）之吳亭北，東入吳陂。陂水東流，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清水。」

是則由丹水再三分出枝津之長明溝水實東流入清水，即入衛水也。且此段所記，注入長明溝水之蔡溝水，乃自白馬溝分出。檢沁水注，長明溝水自界溝水分出後，東流復分爲兩水。其一東流仍名長明溝水，下游入清。其一南流爲白

馬湖，湖水南流爲白馬溝水。白馬溝水南流又分爲二，「一水東出爲蔡溝，一水南注于沁。」是則清水最西之上源爲分自丹水之長明溝水。此溝水與沁水南北平行已極相近。復按清水注云，長明溝水東逕雍城南。據一統志懷慶府卷古蹟目雍城條，「魏土地志，州縣有雍城。郡國縣道記，故雍城在武德縣西北三十五里。」又射犬城條引光武紀更始二年章懷注，射犬城在武德縣北。按唐武德縣即故州縣，西至沁陽縣、東至武陟縣，皆約五十里之沁水南岸。（參元和志·寰宇記。）則雍城在沁水之北不到三十里，即長明溝水與沁水南北相距不會超過三十里也。復有白馬湖、白馬溝水、蔡溝水爲之聯繫，更直接通津矣。又據酈注，白馬溝水分津爲蔡溝水處及南注沁水處，皆在州縣故城北，州縣故城即唐武德縣治，東至武陟縣約五十里。是則北朝末期，清水最西上源與沁水直接聯繫通津處在武陟西微北不過五十里之譜。而清水最西上源之北支爲上承丹水之長明溝水，與沁水南北平行，相距不到三十里。南支蔡溝水與沁水平行，相距可能不到十里（一統志懷慶府〔今沁陽縣〕卷山川目白馬溝水條引府志，白馬湖在府東北二十里。則在沁水北應不到十五里，蔡溝水又在湖之南。）且與沁水直接通津。岑書之「水經注九所記，丹水只流入沁水，並無支流分入清水。」（頁三〇五）又云：「水經注沒有隻字提及沁、衛的聯繫。」（頁三〇六）殊非事實。

以清代言之，長明溝水名小丹河，又名預河，自河內縣（今沁陽）東北境由大丹河分津東流，逕清化鎮（今博愛縣治）南，鎮在河內東北四十里。又東逕武陟縣北，又東逕修武縣南五里，又東入吳澤陂，陂水又東逕獲嘉縣北，至新鄉縣西合河鎮，注入清水。

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長明溝水條云：

「在河內縣城東北，與河（丹河）分流，經清化鎮南，又東經武陟縣北，又東經修武縣南，流入衛輝府獲嘉縣界，一名預河，今日小丹河。……明統志，預河在修武縣（今縣）南五里，……東入衛河。修武縣志，小丹河舊在縣南五里，明嘉靖間改流縣北爲三里河，萬曆十三年復導經縣南，附城而東，經獲嘉縣入衛。」

按同書衛輝府卷山川目小丹河條云，「在獲嘉縣北，自修武縣流入，經縣東，北合清水入衛。一曰蔣河。」參胡林翼地圖，實經獲嘉縣北而東也。又行水金鑑一六二看河紀程，小丹河流至新鄉縣城西合河鎮，與衛河合。是上下流程皆可知也。

清化鎮者，一統志懷慶府卷關隘目，鎮在河內縣東北四十里。金史地理志，河內有清化鎮。明正德中築城。檢中華民國行政區域簡表，民國十八年於鎮置博愛縣。而紀要四九，武陟縣有清化鎮，在縣東北四十里。疑誤。

又一統志不言入吳澤陂。檢胡林翼地圖，小丹河經修武縣南，北注吳澤，則與清水注所記長明溝水東注吳澤陂、陂水又東流注清水全同。吳澤陂之地望，前引清水注，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即清代獲嘉縣西北二十里。檢一統志衛輝府卷山川目，吳澤陂條，云在獲嘉縣西北；而引獲嘉縣志，在縣西南十三里，名三橋陂，一名太白陂。蓋陂水南北寬二十餘里，其東北岸在縣之西北，東南岸在縣之西南也。又紀要四九懷慶府卷修武縣有吳澤陂，在縣北十里。蓋陂水東西廣三十里，其西端在明修武縣之北也。皆與酈注合，胡林翼圖亦大體得之。但民國修武縣志總圖已無此陂。

小丹河以南，白馬湖、蔡溝水仍見在，東流經武陟縣西北，修武縣南，又東入小丹河。而白馬溝南入沁水之水口已淤塞，蓋改道東流爲上清河，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疑合入蔡溝。別有東道山河亦經武陟西北十七里，在蔡溝之南，流向相同，東經修武縣南，似直接入清水，已淤廢。

小丹河以南，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有數條記事，可窺見白馬湖、白馬溝水與蔡溝水之遺蹟：

白馬溝水條，引府志，「白馬湖在府（河內縣，今沁陽）東北二十里。今湖水流入小丹河。」

古蔡溝水條，「在河內縣東北，分流入武陟縣，經縣西北，又東經修武縣南，又東合於小丹河。」又引武陟縣志，「上清河在縣西北十七里，上通河內小丹河，舊自白馬溝南流入沁。後沁水淤塞，始改從今道。」

東道山河條，「在武陟縣西北十七里，源出太行山，經府城（今沁陽）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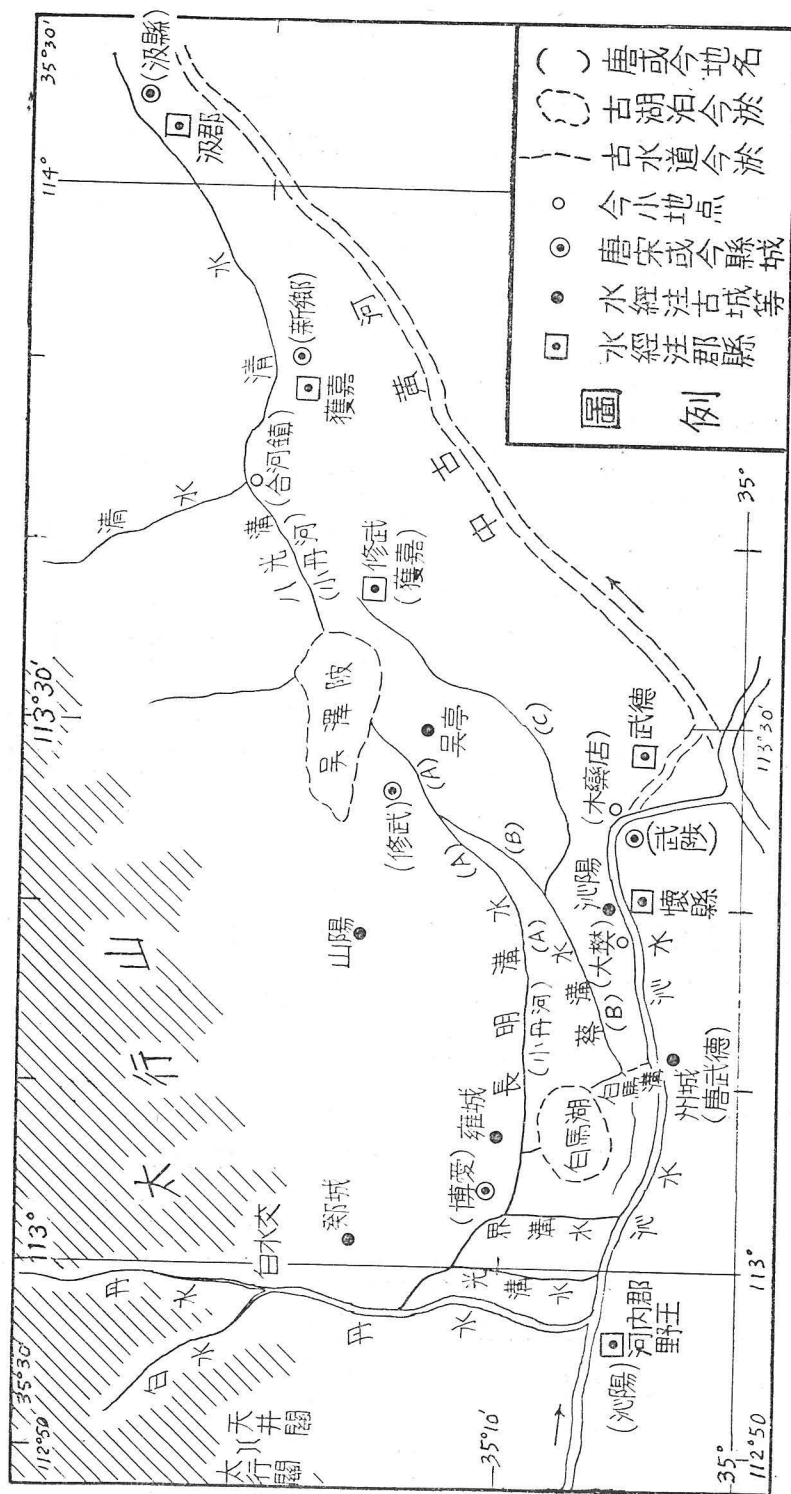


流入縣境，復由縣西北，東經修武縣東流入衛。今淤。」

按此諸水首尾不盡全。所可知者，白馬湖仍見在，但白馬溝入沁之口已淤塞，湖水盡入小丹河。蔡溝水上游不詳，蓋仍由白馬湖東流，其流程與酈注同。上清河似實指白馬溝水，不能入沁，改而東流，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處，下游不詳，疑合入蔡溝水也。東道山河，詳見乾隆懷慶府志卷三山川目武陟縣條，云「在縣西北十七里，源出太行山，至河內楊儀橋，逕石澗村，歷武陟北，達修武城南三橋坡東流入衛河，淤塞已久，乾溝尚存。」是與上清河同經武陟縣西北十七里處，與上清河之關係當甚切。其水在小丹河、蔡溝水之南，下游流向亦與蔡溝水相同，所謂源出太行山者，蓋小丹河以南之一山，爲太行餘脈耳。再以今圖勘之，沁河、丹河、小丹河，都無大不同，ONC圖 G—9 幅有一水，姑標稱 A 水，無疑爲小丹河，與沁河平行而東，相距常在十至十二公里上下，至武陟縣北，距縣只約十公里。其南有一水，姑稱 B 水，由沁陽東境東流，去沁河只約三四公里，稍北經武陟縣西北境，去縣約七八公里，又東北入修武、獲嘉境。此與酈注及明清志書所記相契合，即古蔡溝水也。而修武、獲嘉及武陟北境水道甚繁，一水甚壯大，西接 B 水，東流經武陟北約五公里處，折東北至獲嘉城西，尾閭不詳，而約當酈注之吳澤陂南岸，今姑稱爲 C 水，似即一統志之東道山河故跡也。

今圖指國防研究院中華民國地圖集第三冊 D25、D26 河南圖，申報館中國分省新圖，地圖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一九七四年版）及美國 Operational Navigation Chart G—9（百萬分之一）。據 ONC 圖，小丹河至武陟縣北，距縣只約十公里。檢乾隆懷慶府志三山川目，小丹河在武陟縣西北二十里，其與今圖相契合如此！

由此言之，沁，丹下游東北至清水（衛河上源）間之水道，自北朝迄今，基本上無大變化，惟元明時代，屢由武陟東北潰決東北流入衛河耳。今試就水經注與近代地圖所記沁水下游東北至清水地區之水道，並參考一統志及楊氏水經注圖作略圖如下頁：據此圖所示，大業開渠前約八十年，即北魏末期，清水西源長明溝水、吳澤陂水實爲丹水之分津，而與沁水下游之關係至切，其直接聯繫處則在今沁陽、武陟兩縣正中間州縣故城（武陟西約五十里沁河南岸）對岸之白馬溝水口，楊氏隋地理志圖所繪永濟



渠上口之位置，實卽此水口，不無理據。然由武陟溯沁水而上，循蔡溝水而下，迂迴百里，亦殊可疑。按修武、獲嘉之地勢遠較武陟爲低下，而清水西源之長明溝水、蔡溝水又過武陟北十餘二十里（華里）處，東北流入修武、獲嘉境，則由武陟開渠分引沁水直北注入蔡溝，或另鑿短渠，與蔡溝平行，最爲順理成章且省工役者；明嘉慶以前，「沁水自紅荊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可能真隋之遺跡矣。今 ONC 圖之 C 水，疑爲東道山河之故跡者，經武陟北約十里處，東北流近古吳澤陂，正約六十里之譜，而線條特粗，蓋遺跡寬廣，殆卽明代前期之沁河故道，亦隋渠之故道歟？清人張鵬云：「引沁由小丹河入衛。」此正隋人之故智矣。

修武地勢，見紀要四九修武縣目，云「沁水在縣西。萬曆中，沁水決於武陟縣東（按當作西，說詳前）之大樊口，縣首受水患。蓋縣地較之大樊口下十五丈餘。」是修武縣在經度上雖與武陟略同，在緯度上較武陟爲北，且較近太行山區，似地勢可能較高，但實際地勢則遠較武陟爲低。武陟地區既有數水東北流入修武境，隋人因地勢循舊水道鑿渠相通，最省工役，宜爲優先考慮之渠道也。明嘉慶以前武陟分流六十里通衛之渠道，見前論明清沁河故渠所引嘉靖初年胡世寧奏章。

張鵬爲吏部尙書，康熙六十年有此奏，詳乾隆懷慶府志卷六河防目，據上所論，隋開永濟渠，最上源之主要工程，係於今武陟縣東北鑿渠分引沁水北入長明溝水（縱取他線，下流仍入長明溝。）東注吳澤陂，又東流會清水。故宋元時代武陟東北河道及汲縣以西之清水仍存御河之名。清代志書，小丹河有預河之名者，預河卽御河，小丹河亦卽古長明溝水也。

宋史九二河渠志二，蘇轍謂今建議者言，「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云云。是宋世懷衛間有御河之名。又九五河渠志五，「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利（卽黎陽）乾寧入界河達于海。」共城百門泉正卽清水源頭，是宋世直指清水上游爲永濟渠也。又前引元史一六四郭守敬傳，沁丹餘水引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灌田。同書五一順帝紀至元三年，丹沁泛濫，與衛輝城西御河通流。是元代汲縣以西仍存御河之名也。

又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長明溝水……一名預河，今日小丹河。」紀要四

九懷慶府修武縣，「預河在縣南五里……東注于衛輝府之衛河。」修武南五里，

正即小丹河。是明清時代小丹河有預河之名，「預」「御」一音。

然自元和志云，永濟渠係「南自汲郡（即衛州汲縣）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宋初寰宇記承之。一若沁水分流入清及衛州治所汲縣以西之清水河段皆非永濟渠者，故兩書記渠道所經自汲縣東北之衛縣始。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穿此縣入臨清。按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同；惟「貝州、冀州而入渤海」作「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又同書五八貝州清河縣，「永濟渠……南自汲縣引清淇（本譌作漳）二水入界。」此皆明指清淇二水合流入白溝始為永濟渠。兩書記永濟渠流經州縣甚詳，但皆在汲縣以東，詳後文；其西則隻字不提。

蓋分沁入清為渠，沁水入河之口雖有南接汴口直入通濟渠之便。但清水是條小河，浮舟容量不大，加以沁河多沙水濁，渠道易致淤塞，分沁入清，未必有極高之漕運價值，此正明人所謂「沁水多沙，入漕反為患也。」故即在隋末，汲郡以西永濟渠西段之漕運價值似已不大，而清淇合口稍東之黎陽倉，南臨黃河，北濱永濟渠，反為征遼物資北運之最主要起運點。下迄唐元和時代，已二百年之久，分沁入清之永濟渠段必久經淤塞，完全失去漕運之價值。當時所謂永濟渠者實僅衛州汲縣以東至幽州之河段耳，故元和志就當時事實記之。宋史以下諸正史志書仍指汲縣以西之清水河段為御河者，蓋追書故跡，仍存舊名。至於一統志小丹河即古長明溝水仍有預河之名者，世代口傳，僅存其音矣。

沁口接汴口 元和志五河南府河陰縣，汴渠在縣南二百五十步。即汴河通濟渠之口也。按唐河陰縣在清代河陰縣城東，即今廣武縣東，正北對沁水入河處。隋書六八閭毗傳，「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北史六一，同。洛口實亦去汴口不遠。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誠為迅速。

清水水量。光緒東華錄三五，周恆祺奏，衛水上流僅能行百餘石小船。入館陶，與二漳合流，水勢始大。（岑書頁三〇六引）按行百石船者，係指館陶以西而言。衛河上源清水出輝縣（舊共城）西境，至汲縣（舊衛州治），流程尚短，料汲縣以西，百石小船殆亦不能行也。

明人一句 係明常居敬語，見明史八七河渠志五沁河條。同卷衛河條，所記略同。下文又云，泰昌元年，河總王佐言，「衛河流塞，惟挽漳、引沁、闢丹三策。挽漳難，而引沁多患。」又紀要四九武陟縣目，「沁水多沙而橫暴。」皆見沁水多沙，引入清水，實不利漕運。一統志懷慶府卷山川目沁水條，「沁水惟善變，舊由（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入河，後又徙去縣四十餘里，（萬曆）十八年水漲，又徙由賈村入河，去縣僅十五里。」下述清代順治至嘉慶間屢次溢決事。正見沁水多沙，致河道易雍溢也。

黎陽爲漕運重點 通鑑一八一，大業七年、八年，敕運黎陽、洛口、太原諸倉穀至涿郡及望海頓。又一八二，大業九年紀追述前事云：「帝伐高麗，令（楊）玄感於黎陽督運。」按楊玄感督運事，見隋書七〇本傳，玄感爲故相楊素之子，有盛名於世，時官禮部尚書，以如此有重望之大臣，督運黎陽，不駐永濟渠之上口地區者，蓋以永濟渠至黎陽地區，距黃河極近，黃河舟運集於黎陽倉，陸運入永濟渠，轉舟至爲方便，實遠較入沁河轉永濟渠爲便捷也。此種形勢，至五代未變。金石萃編一二一有大坯山寺准勅不停廢記。其題名有「前黎陽發運使（略）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孫郃」及鎮遏使、鎮將、知稅、水軍指揮使、□□州倉、寄倉專官等職稱。具見黎陽歷隋唐爲河北漕運重點，下至五代仍置倉置發運使，爲要職也。按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黎陽倉城在濬縣西南三十里。則在唐衛縣東北二十里，正當清淇合流之東不遠處。又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延津在縣西二十六里。按此爲黃河津渡也。則衛縣東南、東北皆去黃河極近，而永濟渠亦經縣南，（詳後文。）故此段渠道去黃河更近，可能只數里之隔。黎陽倉南臨黃河，北濱永濟渠，故最爲河、渠轉運中心。

綜上所考，隋開永濟渠，係自沁水下游，約在唐迄今武陟縣（隋始置縣，在唐縣東二十里）之北近處開渠口，分沁水東北流，蓋與長明溝水（今小丹河）合。長明溝水自

鄧城故城（今博愛縣北境）之西北，由丹水分津東流逕修武縣（今縣）南，東北流注入吳澤陂。新渠入長明溝處當在修武縣南境。陂南北廣二十里，東西長三十里，西至修武縣北十里，東至獲嘉縣（今縣，酈注修武縣）西北二十里，陂水東流爲八光溝水（今小丹河），又東至新鄉縣（今縣，酈注獲嘉縣西）西北，與清水合。自武陟縣所開渠口至此，爲永濟渠之最西段流程。與清水會合後之流程，即清水之流程，則史志可詳。

## 二、新鄉東北經衛魏貝德滄等州至獨流口之流程

清水發源於獲嘉縣北共城縣（今輝縣，酈注獲嘉縣東北）西北之黑山，（在白鹿山之東）南流，右受八光溝水後，水量漸盛，隋代利用之爲永濟渠道，又東逕新鄉縣（今縣）北，去城一里。

清水發源，詳水經注九清水注，參寰宇記五六衛州共城縣目。逕新鄉縣北一里，見元和志一六衛州新鄉縣目；寰宇記五六，同。按水經清水注，清水過獲嘉縣北及汲之新中鄉。新中鄉即唐宋之新鄉縣，獲嘉故城在其西，是亦逕新鄉縣北也。此段清水已名御河，詳前文引宋元明清史志。

又東北十八里逕臨清關。關臨清水，當懷衛大驛路，置臨清驛。

隋書煬帝紀，仁壽四年十一月，「發丁男數十萬，掘堑，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以置關防。」又通鑑一八二大業九年楊玄感反於黎陽，遣玄挺由河內向洛陽，「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似爲此關見史之始。隋書地理志，河內郡新鄉縣有關官，即此關也。檢新唐書地理志，衛州新鄉縣「東北有故臨清關。」又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臨清關在縣東北四十八里，自河內入汲郡大驛路。」按新鄉至衛州才四十八里，此云關在新鄉縣東北四十八里，疑誤。檢一統志衛輝府卷關隘目，臨清關在縣東二十里。引寰宇記作十八里，是也。今本寰宇記衍「四」字。則關東至衛州三十里。關名臨清，必清水所經也。

全唐文九八九有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造彌勒像碑云驛長孫壁。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此碑拓本云「唐衛州新鄉縣臨清驛長孫氏石像碑」，以開元七年四月八

日立。此驛可能即在臨清關。

又東北三十里逕唐衛州治所汲縣（今縣）北，去城三里，去黃河十里。九域志云，縣有御河，卽此清水也。

清水經云，清水又東過汲縣北。按寰宇記五六衛州治所汲縣，「清水在縣北三里，入於河。」「黃河西自新鄉縣界流入，經縣南，去縣七里，謂之棘津。」黃河一條本之元和志一六衛州汲縣條。又按九域志二衛州汲縣有黃河、御河。據元和志、寰宇記，黃河在縣南僅七里，城南至黃河之間不容再有一大河曰御河，則御河必經城之北。而縣北三里卽是清水，又不能踰清水而另有一河；是此御河必指清水而言無疑，在城北三里也。

又東北至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衛縣集，在淇縣東境）東南，與淇水合。淇水源出共城縣（今輝縣治）西北沮洳山，東南流逕衛縣西一里，又南流合清水。清淇合流後本東南入河，謂之清口，亦曰淇口。漢末建安九年，曹操於合口之北「下大枋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渠（白溝）以開運漕，故號其處爲枋頭。」地在黃河北八里。（今淇口渡北八里方城村）其清水蓋仍南入河。酈注所見，枋堰久廢，後魏孝明帝熙平中復通之。其漕渠歷枋頭城北，向東流出；而淇水故瀆仍南逕枋頭城西，而南流，復分爲二水。其一東流逕枋頭城南，蓋仍與漕渠故瀆合流而東。其一南流，仍注清水，合流入河；然每當河、清水盛，亦北入漕渠，故云「水流上下，更相通注」也。隋因清水爲永濟渠，至此處，蓋略循曹氏舊蹟，而稍變更結構。曹氏專引淇水東入白溝，而隋永濟渠，則兼「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也。新唐書地理志云，衛州衛縣「御水有石堰一，貞觀十七年築。」蓋卽此區之河段矣，但不詳石堰所在。

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九年，操討袁尚。正月由黎陽「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水經注九淇水注云：

「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東南流（按「東南」朱本作南東，全趙戴王改南爲口，屬上斷句。熊云當作東南。今從之。）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是也。漢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隄者



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楊云此曹操所開）歷枋城北，東出。今潰破故堰。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楊云此淇水舊道）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爲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按卽仍合清水入河，故河水注云「河水又東，淇水入焉。」）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苑口合。（楊引一統志苑水在濬縣西南）」按此爲清淇關係與曹操作枋堰引淇水入白溝之早期較詳史料，網文已就所能理解之形勝扼要述之。其清淇合流入河謂之清口，亦卽淇河口，則見酈注九清水注。

據上引酈注，清淇合流本入河，曹操堰淇水東入白溝，而清水仍舊入河，後雖堰壞流亂，但亦非盡東入白溝。而寰宇記五六衛州新鄉縣目引水經注云：「淇水南與清水合而入白溝。」與今本酈注不同。然寰宇記同卷衛縣目引北征道記云：「枋頭城故虞國之險，淇水經其後，清水經其前，」亦與今本酈注契合。又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目，「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大枋木爲堰，遏淇水令入白渠以開運漕。」寰宇記衛縣目枋頭城條同。亦皆與今本酈注契合。是知寰宇記新鄉縣目引酈注之文，實編者誤會酈注本意，不足爲據。而所以有此誤會者，蓋亦有故。考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目云：「永濟渠在縣西郭內，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東北入白溝。」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同。又寰宇記五八貝州清河縣目永濟渠條作「南自汲縣（按縣當作郡，淇水只流經汲郡之衛縣，不入汲縣境）引清淇二水入境。」是隋開永濟渠，並引清淇二水東入白溝，與曹操只引淇水者不同。然則寰宇記新鄉縣目所述內容實爲隋開永濟渠事，而誤歸之酈注耳。

惟據酈注，僅知清淇合口及枋頭故城當在朝歌故城東南，其時尚未置衛縣，故與衛縣之相對位置，當別論之。按元和志一六衛州衛縣目，漢置朝歌縣，大業三年更名衛縣，殷都朝歌故城在城西二十一里。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目，「朝歌故城在今縣西二十二里，紂所都。漢以爲縣。後魏移朝歌（縣）於今衛縣東一里，此城遂廢。」則酈注時代，朝歌縣城已非殷都故城，酈氏記此地區事甚詳，而始終只就殷都故城言，惜未涉筆北魏當時之朝歌縣位置，致清淇合口、

枋頭城與當時之朝歌縣隋改名衛縣縣城之相對位置不明。按元和志衛縣目云「枋頭故城在縣東一里」，下述建安九年魏武在淇水口下枋爲堰事。似清淇合口與枋頭城皆在隋唐衛縣東南近處。然寰宇記衛縣目云：淇水「東至今縣西一里。又南二十三里，與清水合入河。」又引冀州圖云：「枋頭城在縣南，去河八里。」「白溝起衛，在縣南，出大河北入魏郡。」則枋頭城南至河纔八里，而在衛縣南二十里以上，與元和志不合。今雖甚難確定，然要當在衛縣之東南耳。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衛縣故城，在濬縣西南五十里，枋城在濬縣西南八十里，卽今之淇門渡。紀要一六大名府濬縣目所記略同，惟八十作七十耳。若此說不誤，則寰宇記云在衛縣南二十餘里之說是也，元和志誤。又按枋頭城實在淇門渡北八里之方城村，別詳唐代盟津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

衛縣地望 檢一統志衛輝府卷古蹟目，「衛縣故城在濬縣西南五十里，隋縣也。……元和志，衛縣在衛州東北六十八里。縣志，今爲衛縣集。」按同書同卷沿革目，濬縣、淇縣東西距八十五里，淇縣在汲縣北五十里，則衛縣集當在淇縣、濬縣間，而西近淇縣。

白溝卽曹操因宿胥故瀆而加功者，宿胥舊口在黎陽西南約五十里、清淇合流入河水口之東約二十里處。禹河本由此北流，周定王五年始改道東流也。曹操引淇水東流因宿胥故瀆爲白溝，隋引清淇二水合流亦東入白溝，形勢實同。

上引淇水注「東與滎口合」下續云：

「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當於西字斷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

又河水注云：

「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志文止此，皆賈讓言。下又云黎陽南七十餘里至淇口。）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

此兩條見枋頭、淇口以東，黎陽以西，河水、淇水、宿胥瀆及白溝間之相互關

係。寰宇記五六衛州衛縣目引冀州圖云，「白溝起衛，在縣南，出大河，北入魏郡。」謂白溝出大河者，即指宿胥故瀆而言耳。隋開永濟渠引清淇二水亦東北入白溝，其形勢當略相同。但不知宿胥口故瀆是否完全斷絕耳。

永濟渠因白溝又東北逕黎陽縣（今濬縣東北近處）北境。

永濟渠流逕黎陽縣境，東北入臨河縣西北境，見寰宇記五七澶州臨河縣目，引詳下臨河縣條。岑云，九域志二黎陽縣有永濟渠。今檢九域志，實無此文。渠逕黎陽境，按黎陽城南臨黃河，故知渠必流逕縣城之北也。

又東北逕臨河縣（今濮陽縣西六十里，濬縣東約三四十里）西北境，去城三十三里。

寰宇記五七澶州臨河縣目：「黃河南去縣五里。」「永濟渠在縣西北三十三里，自黎陽入界，東北入魏州內黃界。隋大業六年增修。今名御河。」九域志二澶州臨河縣有永濟渠。按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臨河故城條引明統志，在開州西六十里。然沿革目，開州西至滑縣界七十里，西南至濬縣治九十里。故臨河故城雖在開州境內，但實西近濬縣，在濬縣東約三四十里。開州即今濮陽縣。

又東北逕內黃縣（今縣治）北，去縣二百步，即故白溝。

元和志一六相州內黃縣，「永濟渠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一名御河。北去縣二百步。」寰宇紀五四魏州內黃縣目亦云，「渠北去縣二百步。」即在縣治北二百步也。（岑云，元和志「北去縣」謂在縣北，與「北至」不同。是也。酈注云，白渠逕縣南。按其時縣治在唐縣治西北十九里。）九域志一大名府內黃縣亦云有御河。上引寰宇紀，渠由臨河縣西北境東北流入。

又北逕洹水縣（今成安縣東南、魏縣鎮西南皆三十里）西，去縣二里，即故白溝。

元和志一六相州洹水縣，「永濟渠，西去縣二里。」寰宇記五四魏州洹水縣，「白溝今名永濟渠。」檢一統志大名府卷古蹟目，洹水故城，在故魏縣西南三十里，成安縣東南亦三十里。按元和志，縣屬相州，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寰宇記，縣屬魏州，在州西南九十三里。又魏縣在魏州西四十里，方位里距皆略合。渠水於內黃縣境左受湯水與黃澤坡水；於洹水縣境，又左受洹水（安陽河）與鸛鵲大陂之水。自此以下，水量益富。

元和志一六相州內黃縣目，「湯水南去縣七里。黃澤在縣西北五里。」寰宇記

五四魏州內黃縣目黃澤條同。其湯水條引水經曰「蕩水又東北至內黃縣入於黃澤。」檢酈注九蕩水注，經有此文。注云，「蕩水又逕內黃城南。……東注白溝。」蓋澤在湯水之北，會流入白溝，即入永濟渠也。

元和志一六相州洹水縣目，「洹水西自堯城縣界流入。」（按堯城縣目，洹水在縣北四里。）寰宇記五四魏州洹水縣目同。按水經注九洹水注，經云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東北出山過鄴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於白溝。注：「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口也。」注又云，「洹水……東逕殷墟北。……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新河南水）東會垆溝，又東逕鸕鷀陂，北與臺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此下有脫文）注白溝，河溝（熊曰「河」爲「垆」形僞，是也。）上承洹水，北絕新河，……東北流注于白溝。」是枝津亦東北入白溝也。隋唐洹水下游是否仍分枝不可知，但洹水仍東入白溝即永濟渠，則無疑。鸕鷀陂，唐世仍見存。元和志相州洹水縣目，此陂「在縣西南五里，周廻八十里，蒲魚之利，州境取資。」又臨漳縣目，「鸕鷀陂在縣東南三十里。」寰宇記魏州洹水縣目、相州臨漳縣目與志同，是必仍入永濟渠也。

渠水又東北逕魏縣（今大名縣西約三十五里，蓋即今魏縣鎮）境，即故白溝水，蓋在縣南。

通典一八〇魏州魏縣，「白溝水，煬帝引通濟渠，亦名御河。」通爲永之誤。寰宇記五四魏州魏縣，「白溝水，北接館陶界，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南自相州洹水縣界流入。」元和志一六魏州魏縣不記。然記云相州洹水縣，必承唐末以前舊文，（寰宇記時代，洹水已改屬魏州。）惜不明縣南抑縣北。按元和志云，「舊漳河在縣西北十里，新漳河在縣西北三十里。」記略同。似縣北不容另有御河，故疑經縣南；度其形勢，亦當經縣南，東至魏州郭下也。

又東入魏州治所貴鄉縣（治州城郭下）境，逕魏州城（今大名縣東約十里南門口、北門口及前後東門口諸村間）西石灰窯。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自石灰窯堰渠水改道益近城，稱爲西渠，下注魏橋。「夾水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通典一八〇魏州目云：

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橋，夾州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按舊書玄宗紀以下諸書屢記此事，文字稍有參差，可互校正。茲條列如下：

舊紀「移」作「開」，「窠」作「巢」，「州城」下作「而西卻涯魏橋。」

唐會要八七漕運目，與通典全同，惟「移」作「開」。

寰宇記五四魏州魏縣白溝水條引唐史，與通典同，惟「徙」亦作「開」，「通濟」作「永濟」，「夾州」作「夾水」。又「年」上脫「八」字，且無月。又同卷魏州治所大名縣西渠條，與通典同，惟無「州」「都」兩字，又「夾州」作「夾水」，又多「故有西渠之名」一句。

新唐書地理志魏州貴鄉縣，「有西渠，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城西，注魏橋，以通江淮之貨。」

通鑑二二七建中三年紀，胡注，與新書地志同，惟「窠」作「窰」。又卷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胡注同。

按此諸條多作通濟渠，誤；惟寰宇記白溝水條及新志以及胡注作永濟渠，是。舊紀「石灰窠」必形譌，作「窠」亦誤，惟作「窰」爲正。舊五代史二七唐書莊宗紀，天祐八年「正月戊午，師次洹水。……己未，魏帥羅周翰出兵五千，塞石灰窰口，周德威以騎掩擊，迫入觀音門。」又一四一五行志，同光三年七月，「鄴都（即魏州）奏御河漲，於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五代會要一一水溢目，同。又通鑑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亦作石灰窰。皆其證。諸書多作「夾州」，惟寰宇記兩條皆作「夾水」，爲正。「州城西都」不辭。「都」疑當作「郭」。然舊紀「卻涯」，「涯」固必「注」之形譌，但「卻」可能最正確，作「都」皆「卻」之形譌也。「卻注」者，原本由州城西稍遠處之石灰窰下注魏橋，盧暉於石灰窰堰渠水使稍東益近州城，以便夾水置樓貯貨，然下游仍回到魏橋，故云「卻注魏橋」也。下文永濟渠仍即白溝，亦可爲旁證。最重要者，通典作「移」渠，以下各書或作「移」，或作「徙」，或作「開」。「開」者，舊渠道或仍保留，而別開一新渠道也。「移」「徙」者，封閉舊渠，使改道也。是大異。按前引舊五代史五行志「鄴都奏御河漲，於石灰

窯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五代會要同。則移徙爲正；此時渠漲，故復於石灰窯口疏通舊渠道以分水勢也。

魏州永濟渠道，至建中三年，曾因戰事而兩度改變，田悅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繼又堰渠入王莽故河，王莽河在魏州之西、魏縣之東，詳舊唐書一三四馬燧傳及通鑑二二七建中三年紀，（但寰宇記大名縣目，王莽河在縣東三里，尚待商酌。）戰後蓋又復歸開元舊道，故五代時期因渠漲而復開石灰窯故道也。

又紀要一六大大名府元城縣目御河條，「在府城南，亦曰通濟渠，一名永濟渠。卽隋大業中所開，淇衛諸水之下流也。……謂之南白溝。唐咸亨中，李靈龜爲魏州刺史，鑿永濟渠以通新市，百姓利之。」此條當有所據，姑存待考。

又東北逕元城縣（治州城東郭下）北境。

九域志一大名府元城縣有御河。金史二六地理志，大名府元城縣有漕運御河。按元和志一六，魏州郭下有兩縣，貴鄉縣管西界，元城縣管東界。則永濟渠西由魏縣流來卽入貴鄉縣境，然後東流或東北流入元城縣境也。

又東北逕館陶縣（今縣西南四十里館陶鎮）西，去縣十里，仍白溝故瀆也。

元和志一六魏州館陶縣，「白溝水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爲永濟渠，亦名御河。西去縣十里。」寰宇記五四，同。金史二六，大名府館陶縣「有漕運御河。」

又東北逕永濟縣（今臨清縣南約今館陶縣治）西郭內，渠濶十七丈，深二丈四尺，故縣以受名，本張橋行市也。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大歷七年，田承嗣奏于張橋行市置，西井永濟渠，故以爲名。」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有此條，惟「西井」作「西臨」，是也。元和志又云：「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濶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穿此縣入臨清。」寰宇記，「縣西郭內」作「縣西南」，又無濶深丈尺數。

又東北逕臨清縣（今縣南八里），在城西門外。

元和志一六貝州臨清縣，「永濟渠在縣城西門外。」寰宇記五四魏州臨清縣目失記。按通鑑一八三，大業十二年，「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又舊五代史二梁書太祖紀，光化二年，燕軍攻魏州，敗北，葛從周「遂逐燕軍，北至於臨清，擁其殘寇於御河，溺死者

甚眾。」事又見新五代史二一葛從周傳及通鑑二六一光化二年紀。又宋史九二河渠志二，元豐四年，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此並臨清有永濟渠之證。

又東北逕貝州城南近郭處，州郭下有兩縣，清河（今縣治）在西，在渠西北十里；清陽（今清河縣東）在東，本在渠東孔橋，開元中移置渠西州城東郭下。此段渠道近孤女冢，本名孤女渠。

元和志一六，貝州郭下有清河、清陽兩縣。清河目云，「永濟渠，東南去縣十里。」清陽目不記。寰宇記五八，清河目與志同。又續云，「南自汲縣引清淇二水入界，近孤女冢，元號孤女渠，隋煬帝征遼，改爲永濟，俗呼御渠。」其清陽目云：「唐永昌元年，緣清陽地久積鹹鹵，遂西于永濟渠之東孔橋置。開元二十二年，又移清陽縣於今州城東永濟渠之西，即今邑。」則清河治州西郭下，清陽治州東郭下，故清陽東臨渠，而清河則在渠西北十里也。涑水記聞九，「貝州城南臨御河」，則總州城而言。至金代，金史二六地理志中仍記恩州清河縣有永濟渠。

又東北逕武城縣（今武城縣西十里），在縣南；縣東二里有義王橋，蓋架渠水上。又渠北有弦歌台。

元和志一六貝州，東武城縣在州東北四十二里，不記永濟渠事。寰宇記五八貝州武城縣，「故武城縣在縣北十里。……唐調露元年移於永濟渠北義王橋西二里，今縣外城基是也。」又云「弦歌台在御河北。」又九域志二、金史二六地理志中，皆云恩州武城縣有永濟渠。又宋史四八河渠志五御河目，紀熙寧二年事云，「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恩州即唐之貝州。

又東逕歷亭縣，縣本在渠南，後移置渠西。（今恩縣西四十里）

元和志一六貝州歷亭縣目惟云：「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歷亭縣。」寰宇記五八貝州歷亭縣，「隋開皇十六年，於今縣東永濟渠南置歷亭縣。……後以其地下隰鹹鹵，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西七十里，今理是也。」按後移就盤河，似移徙不遠。不知在何時。宋史六一五行志二，開寶六年，歷亭縣御河決。九域志二恩州目亦記歷亭縣有永濟渠。金史二六地理志，同。



又東北逕漳南縣（今恩縣西北六十里衛河南岸）東境，去縣五十里。歷亭、漳南之間，渠水流程蓋與高鷄泊通波。

元和志一六貝州漳南縣，「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寰宇記五八，同。按志與記皆云歷亭在州東北一百里，漳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又就今地言，歷亭在恩縣西四十里，漳南在恩縣西北六十里，而渠近歷亭城東，在漳南之東五十里，是必先流經歷亭東南，再入漳南東境也。

舊一八一樂彥禎傳，爲魏博節度使，「其子從訓，……王鐸自滑移鎮滄州，過魏郊，從訓（略）先伏兵於漳南高鷄泊，俟之至，圍而害之。」按漳南縣在今恩縣西北六十里，高鷄泊在今恩縣西北，已淤。其地正在漳南縣之南境，即當永濟渠道也。

又東北逕長河縣（今德縣治）西，去縣十里。有白橋架渠水上。

元和志一七德州長河縣，「永濟渠，縣西十里。」又舊唐志德州長河縣，「漢廣川縣……後廢。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今治是也。尋改爲長河縣，爲水所壞。元和四年十月，移就白橋，於永濟渠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東小胡城。」元和志所書即置於白橋也。寰宇記時代，長河縣已廢入將陵縣，但德州將陵縣仍抄元和志之文。是仍謂在故長河縣西十里，非將陵縣西十里也。又九域志二永靜軍（唐景州）將陵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景州將陵縣有永濟渠。此兩書時代將陵即在唐長河縣故治。

白橋，觀舊志之文，知架渠水上。又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王承宗遣兵入東光，斷白橋路。」胡注，「白橋跨永濟渠」是也。

又北蓋逕將陵縣（今陵縣北約五十里吳橋縣東南境）西境及安陵縣（今景縣東十七里衛河西岸）東。安陵縣置於白社橋，橋疑架渠水上。

元和志一七德州，將陵縣南至州五十里，安陵縣南至州一百里。寰宇記六四，同；惟安陵作州西北一百里，方向較詳確。寰宇記又詳安陵縣沿革云：「漢安陵縣……今微有遺址。開皇六年，又分東光縣於今縣東二十里新郭城再置，今安陵故縣是也。大業二年廢。唐武德四年復立。貞觀十七年……隸德州。永隆二年移於柏杜橋，即今理。」舊唐志景州安陵縣條略同，云本隋宣府鎮。又

「柏杜」作「白社」。一統志河間府卷古蹟目，安陵故城條引舊志，「在今吳橋縣西北二十五里衛河東密場店南里許，魏晉故縣也。其唐所移之伯社橋，在今景州東十七里衛河西岸。」將陵縣故城，一統志濟南府卷古蹟目，僅云在今德州東，不得其詳。然唐世將陵既在德州北五十里，德州即今陵縣治，則將陵當在今吳橋縣南或東南。

元和志不記將陵縣有永濟渠。寰宇記將陵縣目雖有「永濟渠在縣西十里」一條；然細審之，此目自「廢長河縣」以下，漳河水、永濟渠、張公故關三條，皆錄元和志長河縣目之原文，（只增「今併入將陵」五字。）此唐長河縣事，非將陵縣事也。故寰宇記此條未足爲唐將陵縣有永濟渠之證。至於移將陵縣於長河廢縣（今德縣）置，據宋史八六地理志（永靜軍目），乃景祐元年事，寰宇記時代尙未徙也，故記仍云在德州北五十里。岑氏誤讀寰宇記之文，以爲寰宇記之將陵縣已即今之德縣，非也。然岑書引金史二五地理志，吳橋縣有永濟渠。按金之吳橋縣即今縣，參以下流所經，此段渠道當實經將陵西境，安陵之東，即今衛河河道耳。

又北逕弓高縣（今景縣東北四十里，東光西四十里）東境；及東光縣（今縣治）西郭外，去縣二百步。有橋架渠水，在東光城西四里，通兩縣間。又渠水於東光南境分枝，東北流逕滄州治所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東郭外，東北入海，是爲浮水。

元和志一八，景州管縣五，有東光；文已佚。寰宇記六八，定遠軍，本景州，治東光縣，「永濟渠在縣西二百步。」九域志二永靜軍（唐景州）治東光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景州目同。又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三月，「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胡注引宋白曰：「（東光）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是東光縣西四里處別有橋通弓高，非白橋也。通鑑二六八後梁乾化三年，楊師厚等「自弓高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蓋即渡此橋歟？

又據通鑑此文，御河似經弓高縣東境。按紀要一三河間府景州，弓高縣在今景縣東北四十里，地名大辭典云在今東光縣西四十里，檢視地圖，說異而實略同。而寰宇記六八，定遠軍治東光縣，「廢弓高縣在軍東四十里。」則應在今

東光東四十里，非西四十里，似宜從之。然據通鑑此文及前引通鑑二四〇元和十二年紀胡注引宋白說，弓高明在東光之西，可斷今本寰宇記「東」必「西」之譌誤。

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浮水源自東光縣南界永濟渠分出，東北流經州理南十里，又北經城東一里，又東北入於海。」按水經注九淇水注有浮水故瀆，但所述流程與此頗異。參水經注圖南一卷中頁。

渠水又東北逕南皮縣（今縣），蓋在西境。

元和志一八景州南皮縣，文已佚。寰宇記六五滄州南皮縣目不記永濟渠。但州治清池縣目，「永濟河在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入乾寧軍，今亦呼爲御河。」

是實記之也。又九域志二滄州南皮縣有永濟渠。金史二五地理志，同。

又北逕滄州治所清池縣（今滄縣東南四十里）西境，去縣三十里，地卑，多築堤防以障之。

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記渠水在縣西三十里，見前引。新唐書三九地理志，滄州清池縣，「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濟堤二，永徽二年築。」「南三十里有永濟北堤」，開元十六年築。蓋皆因永濟渠而築者。

又北逕長蘆縣（今滄縣治）。舊縣在渠西，開元十六年移置渠東一里。

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目，不記永濟渠。舊唐書地理志，滄州長蘆縣，「舊治永濟河西，開元十六年移於今治。」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廢長蘆縣，州西四十四里，……縣元在永濟渠西，開元十四年大雨，城邑漂沉，十六年移於永濟渠東一里，即今縣也。皇朝乾德二年割入清池縣。」

縣北十五里有薩摩陂，周廻五十里，有蒲魚之利，蓋與渠水通波歟。

薩摩陂見元和志一八滄州長蘆縣目。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廢長蘆縣條照錄元和志文。周廻五十里大陂，論方位正當在渠水北流之道中，故疑相通波。

又北逕乾寧軍治所乾寧縣（今青縣治），在城南十步，每日潮水兩至。渠南七十步有蘆台古城，故軍又有蘆台之名。

寰宇記六八乾寧軍，「理馮橋鎮，本古蘆台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霸二州之界。」治所乾寧縣目，「舊名永安縣，與軍同置，在城下。……

御河在城南一十步。每日潮水兩至。其河從滄州南界流入本軍界。」按通鑑二六二，昭宗光化三年六月，「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胡注，「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間始置此軍也。」蓋是。

寰宇記乾寧軍目又云：「蘆台古城在御河南七十步，周廻二里，基址猶存。」按通鑑二六七梁開平二年，「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兵至蘆台軍，爲守光所敗。」同書二七五後唐天成二年紀亦見蘆台軍名。胡注：「蘆台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是軍又名蘆台也，顯因蘆台古城名。

軍南三十里，宋見有范橋鎮（約今新集鎮），爲渠水所逕。又軍南有老鵝堤，蓋亦渠堤也。

九域志二乾寧軍，苑橋鎮在「軍南三十里，有永濟渠。」岑云：「馮集梧校稱，錢本苑作范。按太平廣記一〇、金史二五均作范橋。」檢馮校及廣記實無此文。然一統志天津府卷關隘目范橋鎮引九域志亦作范。又引縣志，「今有新集鎮，在（青）縣南三十里。」蓋其地。

通鑑二六二光化三年，劉仁恭將幽州兵救滄州，營於乾寧軍。葛從周自滄州將精兵「逆戰於老鵝堤，大破仁恭。」兩五代史梁太祖紀略同。通鑑胡注，「老鵝堤在乾寧軍東南。」檢一統志天津府卷堤堰目，老鵝堤在青縣東南，……舊築隄於此，防衛河之溢。」此段衛河即永濟渠。

又北逕大城縣（今縣治）東境，去城五十里。

寰宇記六七霸州大城縣「西北去州九十五里」，「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按元和志諸州屬縣目，例云「西北至州若干里」，此義最明，即縣在州東南若干里。寰宇記例改書爲「東南若干里」，亦即州之東南也。惟記霸州之文安、大城兩縣，皆變例書之。文安縣云：「西北去州五十五里」，大城縣云「西北去州九十五里」。如此書法，表面意義，謂在州東南五十五里、九十五里。然若照元和志、寰宇記習慣書法作解，則是在州西北五十五里、九十五里。如本文考渠水所逕內黃條下引元和志內黃縣目，永濟渠「北去縣二百步」。寰宇記同。意謂渠在縣北二百步，非謂北至縣二百步也。此爲兩書通例。此條「西北去州九十五里」，若照通例作解，即大城縣在州西北九十五里。然九域志二霸

州大城縣：「州東南一百五里。」是實在州之東南，不在西北也。又寰宇記大城縣目亦云「滹沱河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則縣治在滹沱之南甚遠，必在州南，絕不得在州之西北也。故寰宇記文安、大城兩目之「西北去」等於「西北至」，作者自亂其書例耳。大城縣故址即今大城縣治，見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東平舒故城條。

又北流至獨流口，北宋置獨流寨，（今靜海縣西北十八里獨流鎮）渠水至此或稍北，與由古北口入寨南流之潮河（下游即今北運河）會合，東流入海。

寰宇記六八乾寧軍乾寧縣目云：

「舊名永安縣，與軍同置，在城下。……御河在城南十步，每日潮水兩至。

其河從滄州南界流入本軍界，東北一百九十里入潮河，合流向東七十里，於濁流口入海。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

按一統志順天府卷山川目白河、潮河兩條：潮河即古鮑邱水，發源塞外，自古北口流入塞，經密雲東；白河即沽水，由古北口之西入塞，東南流經密雲西；兩水又南流會合，流經懷柔縣城東，通州城北，香河縣西，武清縣東，「又東南至三角淀，會諸水南通御河，是爲直沽。按白河下流，即今之北運河。」寰宇記此條正云御河北至乾寧軍北，與潮河合，再東流入海；然其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即御河潮河雖合流東北入海，然亦西通淤口、雄、霸等州也。惟記云獨流口在御河、潮河合流後再東流七十里入海處，即入海口也。然據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釣臺砦「南至乾寧軍六十里，北至獨流砦六十里，砦城居其中，沿御河一路獨有稻田務。」獨流砦東經沙渦等七砦至鮫脰港鋪，共凡一百二十六里。則獨流砦在海口之西至少一百三十里以上，非御河、潮河合流後之入海口。又考通鑑二九四後周顯德六年四月，自滄州至乾寧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己亥至獨流口，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復西至瓦橋關。胡注：「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按益津關即霸州，在今霸縣治。檢九域志二，乾寧軍有獨流北寨，獨流南寨，皆在軍北一百二十里。地與此獨流口相當，故胡注逕

以說獨流口也。一統志天津府卷關隘目，「獨流砦在靜海縣北」下引九域志，又引靜海縣志云：「今有獨流舖，在縣西北十八里，即獨流砦。」是也。周世宗由乾寧軍沿流北行至獨流口，乃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則獨流口決不在御河潮河合流而東之入海口，而當在兩河合流處或其南，寰宇記記事小誤。

綜上所考，自八光溝水流入清水後之大段永濟渠流程，中經新鄉（今縣）北一里，汲縣（衛州治所，今縣）北三里，衛縣（今濬縣西南五十里，淇縣東境）南境，黎陽（今濬縣東近處）西北近處，臨河（今濬縣濮陽間近濬縣）西北三十三里，內黃（今縣）北郭外，洹水（今成安東南三十里）西二里，魏縣（今大名西三十五里魏縣鎮）南境，貴鄉（魏州治所，今大名東約十里）西郭，元城（同前）北境，館陶（今縣西南四十里館陶鎮）西十里，永濟（約今館陶縣治）西郭內，臨清（今縣南八里）西郭外，清河、清陽（皆貝州治所，今清河縣治）東南近處，東武城（今武城西十里）南，歷亭（今恩縣西十里）近郊，漳南（今恩縣西北六十里）東五十里，長河（今德縣）西十里，將陵（今陵縣北約五十里吳橋東南境）西境，安陵（今景縣東十七里）東境，弓高（今景縣東北四十里）東境，東光（今縣）西郭外，南皮（今縣）西境，清池（滄州治所，今滄縣東南四十里）西三十里，長蘆（今滄縣）西一里，乾寧（今青縣）城南近處，大城（今縣）東五十里，凡二十八縣；至獨流口（今靜海西北十八里獨流鎮），與由北向南流來之潮河相會合，東流入海。檢水經注九清水、淇水兩注，新鄉、汲縣、衛縣一段固即酈注之清水流程；其衛縣以東，北至獨流口約五百公里（就直線言）之流程，實亦與酈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惟館陶東北至弓高、東光間約一百五十公里之流程在酈注清河流程之東，相距常約數公里至二三十公里，而平行東北流；具見永濟渠之工程實多循漢魏北朝之舊河道也。再勘以今圖，則今日衛河流程幾全循隋唐之永濟渠故道。蓋當時相地勢高下之宜，循前代舊河之跡，取線得當，故能河床穩定，迄今不改也。

酈注清水注，流逕新鄉、汲縣之北，衛縣之南，已詳前引證。其淇水注述枋頭以東歷逕故縣，有頓丘（今清豐西南二十五里）西，內黃（唐迄今縣西北十九里）南，魏縣（唐縣西約五里）東，館陶（即唐縣）西北，平恩（今邱縣西）東，清淵（今臨清西南四十里）西，廣宗（今威縣東二十里）南，（此下稱爲

清河。)信鄉(今夏津西)西，信成(今清河西北)西，清陽(今清河東)西，陵鄉(在東武城西南七十里)西，東武城(今武城西)西，復陽(今武城東北)西，棗強(今縣東南)西，廣川(今棗強東三十里)南，歷縣(今故城北)南，修縣(今景縣)東南，東光(今縣東二十里)西，南皮(今縣東北八里)西，浮陽(今滄縣東南四十里，或云即唐清池縣)西，至泉州縣(今武清東南四十里)北入滹沱。自枋頭以東至魏縣、館陶，大抵爲白溝故道，清淵、廣宗以下，則名清河。取永濟渠道與之對照，先循白溝與之相同，東光以北亦相同，惟中間一段有所不同，但河床流程相去不遠，而平行東北流也。

復按枋頭以東至魏州北境之一段渠道即古白溝，前史屢見明文，殆無可疑。而元和志又云館陶以北蓋因漢代屯氏河故瀆，殆不足信。

元和志一六貝州永濟縣目述永濟渠云：「按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寰宇記五四魏州永濟縣目亦有此段，中間一句作「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按元和志魏州館陶縣云「永濟渠亦名御河，西去縣十里。」又云「屯氏河俗名屯河，在縣西二里。」又貝州夏津縣云「屯氏河在縣北」，不記永濟渠。寰宇記此兩縣目並同。岑書引元和志此兩條，謂元和志本身不相應。又引新唐書一七二，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以滄地積卑，「引御水入之毛河，東注海。」毛河即屯河，以爲御河非屯氏河故瀆之強證。今按岑說是也。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永濟河在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入乾寧軍。」又云「毛河在縣西南五十七里，南皮來。」此亦不相應之一證。又元和志一六貝州臨清縣，永濟渠在縣城門外。而寰宇記五四魏州臨清縣，「屯氏河在縣西一十五里」。亦見永濟渠與屯氏河有相當距離。惟古人敘事向不嚴格，據此諸條史證，可以斷言永濟渠道與屯氏河故瀆，絕非完全相一致。但渠道之部分河段係利用屯氏河故道，亦非絕無可能；列舉一兩條不同之證據仍不足以證明永濟渠之流程與屯氏河故道絕不相涉也。（其實元和志亦是疑辭）。

又隋代末年，嘗疏漳渠入柳溝，與永濟渠合流。其合口當在臨清、清河地段。然清河縣以北，仍屢見漳水在永濟渠道之西，常有若干距離，此或因漳水之入永濟通塞不



常，或因漳水本有清濁兩道之別歟？近代漳水仍由館陶入衛，而另一支東北流於衛河之西，至青縣始入衛河，則與隋唐形勢仍不相遠！

寰宇記五八貝州清河縣目記永濟渠及枯漳渠云：

「永濟渠東南去縣十里。（此錄元和志）……」

「枯上漳渠者，濁漳渠也，源自上黨。城塚記云：鄴城北有漳水，即鄴郡臨漳是也。枯下漳渠者，清漳渠也。自鄴縣界來，非濁漳也。隋大業中，制使姚暹疏決，從上漳渠水入此渠，亦名姚暹河。煬帝征遼回，泛舟於此，謂之回鑾河。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即洺州今永年縣）又疏此水入柳溝，遂與永濟合。」

按此清、濁漳與今日流程不同。據此條，竇建德由洺州疏下漳渠入柳溝，下與永濟渠合。檢同書五九邢州平鄉縣，「濁漳水今俗名柳河，在縣西南十里。」縣（即今平鄉縣治）在邢州（今邢臺縣）東九十里，時屬邢州，時屬洺州。又同書五四魏州宗城縣，「枯漳河在縣東二十七里。」（此條元和志貝州宗城縣目同。）平鄉即今縣治，宗城在今威縣東三十里，蓋由平鄉南境疏枯漳東至今威縣五十餘里，此即極近臨清、清河之永濟渠道矣，蓋於此東合渠水也。金史二七河渠志漕河目，「漳水東北爲御河。」不知是否指此處。光緒東華錄三五，光緒六年周恆祺奏，衛水上流僅能行百餘石小舟，入館陶與二漳合流，水勢始大。（此條岑書頁三〇六引）仍與隋唐枯漳入永濟渠處相近也。

然唐宋志書有下列諸記載：

清河縣有永濟渠，又有漳渠。（九域志二恩州目）

漳南縣，永濟渠在縣東五十里，漳水在縣北四十六里（元和志一六貝州漳南縣目；寰宇記五八同日，略同，作枯漳河。）

東光縣有永濟渠，又有漳河。（九域志二永靜軍目）

清池縣，西北五十五里有永濟堤二，西北六十里有衡漳東堤，西四十里有衡漳堤二。（新唐地志三）

是清河縣以北，仍有漳水，與永濟渠並存也。據漳南縣條，漳水在渠水之西或且頗遠；據清池縣條，漳水在渠水之西或極近。又寰宇記六五滄州清池縣目

廢乾符縣條，「衡漳河在縣西六十里。」按乾符縣在滄州北一百里，今滄縣東北，青縣東南境。渠水逕乾寧縣城（今青縣治）此衡漳河必在渠西不遠處。亦並存也。一統志天津府卷山川目漳河條云：「按漳水自山東邱縣（在館陶西北）分流：一北行至冀州合滹沱，所謂新漳河也。一東北行至青縣合滹沱入衛，所謂老漳河也。今自上流改由館陶入衛，（即永濟故道）二支皆微。」所謂館陶入衛，蓋復隋末故跡；所謂老漳河，即上引各條行於永濟渠西之舊漳河也。

### 三、幽州東南至獨流口之流程

又西自瓦橋關，（宋置雄州，今雄縣）、益津關（宋霸州，今霸縣）向東流來之古拒馬河（與今大清河道略相當），亦至獨流口，會永濟渠水，東入海。故獨流口實有三條河流由南北西三方面來會，東流入海也。而由獨流口向西泝拒馬河上行至淤口關，宋初置破虜軍，亦名信安軍。（今霸縣東五十里信安縣）此段水道亦名御河、永濟河，逕淤口關城北近處，蓋即因古拒馬水道而修治者。

上節獨流口條引通鑑二九四，周世宗由乾寧軍沿流而北，至獨流口，又泝流而西至益津關，復西至瓦橋關。又引寰宇記六八，並加疏說，即御河北流至乾寧縣北獨流口或稍北，與由北向南流來之潮河匯合，東流入海，但亦「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霸即益津關，雄即瓦橋關。所謂淤口、雄、霸等州水者即酈注之巨馬水（參看楊氏水經注圖）亦即約今之大清河。是則唐五代時期於獨流口或稍北合流入海者，不僅有由南流來之永濟渠與由北流來之潮河，亦有由西流來之巨馬河。世宗即由獨流口向西泝古巨馬水，經淤口至益津關，又西至瓦橋關也。

淤口關，見舊五代史九五梁漢璋傳。寰宇記六八，「破虜軍，古淤口關，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于此置寨。至皇朝太平興國六年，割霸州永清、文安縣三百一十七戶屬焉。」「西至霸州五十里。」（又霸州目、破虜軍目皆有平曲城，亦見州軍間相去五十里。）又云：「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縣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上引寰宇記云獨流口「水西通淤口、雄、霸等州水。」即此淤口關無疑。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上塘水目云：

「一塘水東滄州界，……西至乾寧軍，沿御河津。」

「一東起乾寧軍，西信安軍御河西。」

「一東起信安軍御河，西至霸州莫金口。」

按九域志二信安軍目，「太平興國六年，以霸州淤口砦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信安。」宋史三九地理志同。是信安卽破虜，在今霸縣東五十里之信安鎮。據此兩書記載，唐五代時期，此地置淤口關，附近河段卽巨馬河，有御河、永濟渠之名也。按記又云軍東北至界河三十步，西北至界河二十步。軍境甚狹小，所謂界河蓋卽巨馬河、永濟渠歟？又九域志二信安軍有李詳寨，在軍東六十里，有界河、滹沱河。此處地近巨馬河、永濟渠，而云界河，似亦以渠水爲界河之證。是渠在淤口關城之北近處也。

蓋永濟渠自幽州（隋涿郡）東南，逕安次縣城（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東郭外，縣本耿橋行市也，在常道故城東五里。又東南逕永清縣（今縣治）境，又東南至淤口關（今信安縣）北，注入巨馬河。渠水注巨馬河後合流而東，仍稱御河、永濟渠，東流至獨流口。

前條引寰宇記六八破虜軍目，「永濟渠自霸州永清界來，經軍界，下入淀泊，連海水。」是永濟渠經永清縣境。唐宋永清縣卽在今縣治。又同書六九幽州安次縣，在州「東南一百里。本漢舊縣，縣東枕永濟渠。」「武德四年移於城東南五十里石梁城置。貞觀八年又自石梁城移理於今縣西五里魏常道城置。開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移就耿橋行市南置，卽今縣理也。」所謂「縣東枕永濟渠者」，實指「今縣理」而言，非就漢舊縣而言也。檢一統志順天府卷古蹟目安次故城條，引寰宇記此文。下文云元升爲東安州，明降爲縣（東安縣）移今治。又引縣志，「漢安次故城在今縣（東安縣）西北四十里，基址尙存，俗呼古縣，又東安舊州在古城西五里，俗呼舊州頭，今皆有集。石梁城在今縣東南，舊州東南五十里。」按東安縣民國仍改名安次縣。縣志所載治所遷徙極爲分明，漢縣在今縣西北四十里古縣集，武德縣在今縣東五里或十里，開元迄明初，在今縣西北四十五里舊州頭，而貞觀縣則在開元縣西五里故常道城也。又按一統志順天府卷沿革目，東安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而寰宇記云在幽州

東南一百里。又後漢書光武紀上，建武元年紀，李賢注，安次「今幽州縣也，故城在縣東。」皆合若符契。縣志詳確若此，殊難得，故備錄之。是永濟渠由幽州東南流蓋一百里逕安次縣（今舊州頭）東郭外，又約五十里逕永清縣（今縣治）境，蓋亦東境，又東南至淤口關，宋置破虜軍、信安軍者（今信安鎮）。渠水於此與拒馬水（約今大清河）合而東流至獨流口也。

此段渠道亦可稱為永濟渠之北段。其流程之西北半段（安次以北）蓋因桑乾水河道而濬治者，東南半段（安次以南）蓋因酈注之滹沱枯溝與八丈溝水而濬治者；下入巨馬河，自即利用之以為渠道。此段渠道東南合巨馬河，至獨流口，與由懷衛東北歷魏貝德滄等州而來之永濟渠合，形成一條南北通貫之運漕水道也。

按據上段引文，永濟渠逕開元以後之安次縣東郭外，而縣在故常道城之東五里。考水經注一二巨馬河注：「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又東，八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東南逕安次城東。……又南，右合滹沱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又東南至泉州，（今武清東南四十里）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則此段永濟渠蓋因酈注之滹沱枯溝、八丈溝水而濬治者。又按水經注一三灤水注，水逕薊縣（今北京）城南，東至雍奴縣（今武清東八里）西，東入筍溝。筍溝即沽水，又名潞河，即今北運河，亦即前文之潮河。則酈注之桑乾水尾程在今永定河之北，而永濟渠之永清以南一段，則在今永定河之西南甚遠，故永濟渠之幽州至安次一段，蓋略循桑乾水而濬治者，而安次東南至巨馬河一段，則非桑乾水故道也。至於今日永定河雖即桑乾水，但明清以來，北平以下之河道，屢經變遷，多與酈注之灤水及隋唐之永濟渠不同，亦不足相比擬矣。桑乾水（灤水）、滹沱枯溝與八丈溝之流程，參看楊氏水經注圖中卷中頁，惟繪製不精。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初稿，四月十四日增訂，五月一日重訂。

舊五代史四三唐書明宗紀九，長興三年「六月壬子朔，幽州趙德鈞奏：新開東南河，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以通漕運，舟勝千石，畫圖以獻。」按此次所開新河可能與永濟渠北段流程有關；但王馬口地理不詳，姑存此待考。

# 隋唐永濟渠道圖

附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圖

